

第三回

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诗曰：

暑往寒来春复秋，夕阳西下水东流。
时来富贵皆因命，运去贫穷亦有由。
事遇机关须进步，人当得意便回头。
将军战马今何在？野草闲花满地愁。

话说当时史进道：“却怎生是好？”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答道：“哥哥，你是干净的人，休为我等连累了大郎。可把索来绑缚我三个出去请赏，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。”史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！恁地时，是我赚你们来，捉你请赏，枉惹天下人笑我。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，活时同活！你等起来，放心别作缘便^①，且等我问个来历缘故情由。”

史进上梯子问道：“你两个都头，何故半夜三更来劫我庄上？”那两个都头答道：“大郎，你兀自赖哩！见有原告人李吉在这里。”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你如何诬告平人？”李吉应道：“我本不知，林子里拾得王四的回书，一时间把在县前看，因此事发。”史进叫王四问道：“你说无回书，如何却有书？”王四道：“便是小人一时醉了，忘记了回书。”史进大喝道：“畜生！却怎生好？”外面都头人等惧怕史进了得，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。三个头领把手指道：“且答应外面。”史进会意，在梯子上叫道：“你两个都头都不要闹动，权退一步，我自绑缚出来，解官请赏。”那两个都头却怕史进，只得应道：“我们都是没事的，等你绑出来同去请赏。”

史进下梯子，来到厅前，先叫王四带进后园，把来一刀杀了。喝教许多庄客，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，即便收拾，尽教打叠起了；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。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，枪架上各人跨了腰刀，拿了朴刀，拽扎起，把庄后草屋点着。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。外面见里面火起，都奔来后面看。

^① 缘便：根据客观条件所做出的变通办法和主意。

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，大开了庄门，呐声喊，杀将出来。史进当头，朱武、杨春在中，陈达在后，和小喽啰并庄客，一冲一撞，指东杀西。史进却是个大虫，那里拦当得住？后面火光竟起，杀开条路，冲将出来，正迎着两个都头并李吉。史进见了大怒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，转身便走。李吉也却待回身，史进早到，手起一朴刀，把李吉斩做两段。两个都头正待走时，陈达、杨春赶上，一家一朴刀，结果了两个性命。县尉惊得跑马走回去了，众士兵哪里敢向前？各自逃命散了，不知去向。史进引着一行人且杀且走，众官兵不敢赶来，各自散了。史进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并庄客人等，都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，喘息方定。朱武等到寨中，忙叫小喽啰，一面杀牛宰马，贺喜饮宴，不在话下。

一连过了几日，史进寻思：“一时间要救三人，放火烧了庄院。虽是有些细软家财，粗重什物尽皆没了。”心内踌躇，在此不了。开言对朱武等说道：“我的师父王教头，在关西经略府勾当，我先要去寻他，只因父亲死了，不曾去得。今来家私庄院废尽，我如今要去寻他。”朱武三人道：“哥哥休去，只在我寨中且过几时，又作商议。如是哥哥不愿落草时，待平静了，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院，再作良民。”史进道：“虽是你们的好情分，只是我心去意难留。我想，家私什物尽已没了，再要去重整庄院，想不能够。我今去寻师父，也要那里讨个出身，求半世快乐。”朱武道：“虽然寨小，亦堪歇马。哥哥便只在此间做个寨主，却不快活？”史进道：“我是个清白好汉，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？你劝我落草，再也休题。”史进住了几日，定要去，朱武等苦留不住。史进带去的庄客，都留在山寨，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银两，打拴一个包裹，余者多的尽数寄留在山寨。

史进头戴白范阳毡大帽，上撒一撮红缨，帽儿下裹一顶混青抓角软头巾，项上明黄缕带，身穿一领白绫丝两上领战袍，腰系一条查五指梅红攒线搭膊，青白间道行缠绞脚，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，跨一口铜钹磬口雁翎刀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辞别朱武等三人。众多小喽啰都送下山来，朱武等洒泪而别，自回山寨去了。

只说史进提了朴刀，离了少华山，取路投关西五路，望延安府路上来。但见：

崎岖山岭，寂寞孤村。披云雾夜宿荒林，带晓月朝登险道。落日
遵行闻犬吠，严霜早促听鸡鸣。山影将沉，柳阴渐没。断霞映水散红

光，日暮转收生碧雾。溪边渔父归村去，野外樵夫负重回。

史进在路，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，来到渭州。“这里也有经略府，‘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？’”史进便入城来，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，只见一个小小茶坊，正在路口。史进便入茶坊里来，拣一副座位坐了。茶博士^①问道：“客官吃甚茶？”史进道：“吃个泡茶。”茶博士点^②个泡茶，放在史进面前。史进问道：“这里经略府在何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史进道：“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府里教头极多，有三四个姓王的，不知那个是王进？”

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人来，走进茶坊里。史进看他时，是个军官模样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，上穿一领鹦哥绿纛丝战袍，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，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靴黄靴。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一部貉髯胡须。身長八尺，腰闊十围。

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。茶博士便道：“客官要寻王教头，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。”史进忙起身施礼，便道：“官人请坐拜茶。”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，像条好汉，便来与他施礼。两个坐下。史进道：“小人大胆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洒家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讳个达字。敢问阿哥，你姓甚么？”史进道：“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，姓史名进。请问官人，小人有师父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姓王名进，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？”鲁提辖道：“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？”史进拜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鲁提辖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你要寻王教头，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？”史进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鲁达道：“俺也闻他名字。那个阿哥不在这里。洒家听得说，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俺这渭州，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，那人不在这里。你既是史大郎时，多闻你的好名字，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。”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，便出茶坊来。鲁达回头道：“茶钱洒家自还你。”茶博士

① 茶博士：旧时茶馆中专司泡茶的伙计。

② 点：冲泡。

应道：“提辖但吃不妨，只顾去。”

两个挽了胳膊，出得茶坊来，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^①上。史进道：“兄长，我们看一看。”分开人众看时，中间里一个人，仗着十来条杆棒，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，——一盘子盛着，插把纸标儿在上面，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。史进看了，却认的他，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，叫做打虎将李忠。史进就人丛中叫道：“师父，多时不见。”李忠道：“贤弟如何到这里？”鲁提辖道：“既是史太郎的师父，同和俺去吃三杯。”李忠道：“待小子卖了膏药，讨了回钱，一同和提辖去。”鲁达道：“谁奈烦等你，去便同去！”李忠道：“小人的衣饭，无计奈何。提辖先行，小人便寻将来。贤弟，你和提辖先行一步。”鲁达焦躁，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，便骂道：“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，不去的洒家便打！”众人见是鲁提辖，一哄都走了。李忠见鲁达凶猛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道：“好急性的人。”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，寄顿了枪棒。

三个人转弯抹角，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，门前挑出望竿，挂着酒旆，漾在空中飘荡。怎见得好座酒肆？正是：李白点头便饮，渊明招手回来。有诗为证：

风拂烟笼锦旆扬，太平时节月初长。
能添壮士英雄胆，善解佳人愁闷肠。
三尺晓垂杨柳外，一竿斜插杏花傍。
男儿未遂平生志，且乐高歌入醉乡。

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，拣个济楚^②阁儿里坐下。鲁提辖坐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喏，认得是鲁提辖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^③酒来。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案酒，又问道：“官人，吃甚下饭？”鲁达道：“问甚么！但有，只顾卖来，一发算钱还你。这厮，只顾来聒噪。”酒保下去，随即烫酒上来。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顾将来摆一桌子。

三个酒至数杯，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说得入港^④，只听得隔壁阁

① 白地：空地、空场。

② 济楚：整齐干净。

③ 角：盛酒的器具。

④ 入港：进入境界。此指投合、来劲的意思。

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得，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地。酒保抄手道：“官人要甚东西，吩咐买来。”鲁达道：“洒家要甚么！你也须认的洒家，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，搅俺弟兄们吃酒？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！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。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？这个哭的，是绰^①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，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，一时间自苦了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唤的他来。”

酒保去叫，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到来。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都来到面前。看那妇人，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。但见：

蓬松云髻，插一枝青玉簪儿；袅娜纤腰，系六幅红罗裙子。素白旧衫笼雪体，淡黄软袜衬弓鞋。蛾眉紧蹙，汪汪泪眼落珍珠；粉面低垂，细细香肌消玉雪。若非雨病云愁，定是怀忧积恨。大体还他肌骨好，不搽脂粉也风流。

那妇人拭着眼泪向前来，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，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那里人家，为甚啼哭？”那妇人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禀：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；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，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。此间有个财主，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，因见奴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，将奴赶打出来，不容完聚。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的，他又有钱有势。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讨钱来还他？设计奈何，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子父们盘缠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违了他钱限，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。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抬贵手。”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，在那个客店里歌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；孩儿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子两个，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。”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

① 绰：趁座、赶座。绰酒座儿唱的，指专在酒店中巡回卖唱的艺人。



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。这个腌臢泼才，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回头看着李忠、史进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！”史进、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会。”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儿，你来，洒家与你些盘缠，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？”父子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够得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”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，你有银子借些与俺，洒家明日便送还你。”史进道：“直甚么，要哥哥还？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。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。鲁提辖看了，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”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，吩咐道：“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，一面收拾行李，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，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

鲁达把这两两银子丢还了李忠，三人再吃了两角酒，下楼来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。”主人家连声应道：“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睬。”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。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

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的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

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顿了女儿，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。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宿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，只等来日天明。当夜无事。次早五更起来，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，吃罢，收拾了。

天色微明，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那里是金老歇处？”小二哥道：“金公，提辖在此寻你。”金老开了房门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里面请坐。”鲁达道：“坐甚么！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！”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担儿，作谢提辖，便待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，那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钱，昨夜都算还了。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。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洒家自还他，你放这老儿还乡去！”那店小二那里肯放？鲁达大怒，揸开五指，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，再复一拳，打下当门两个牙

齿。小二扒将起来，一道烟走向店里去躲了。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？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。且说鲁达寻思，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，且向店里掇条凳子，坐了两个时辰，约莫金公去的远了，方才起身，径投状元桥来。

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声：“郑屠！”郑屠看时，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柜身来，唱喏道：“提辖恕罪。”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，“提辖请坐。”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着经略相公钧旨：要十斤精肉，切做臊子^①，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。”郑屠道：“使头，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。”鲁提辖道：“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”郑屠道：“说得是，小人自切便了。”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切做臊子。

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不敢拢来，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。

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，道：“提辖，教人送去？”鲁达道：“送甚么！且住，再要十斤都是肥的，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臊子。”郑屠道：“却才精的，怕府里要裹馄饨，肥的臊子何用？”鲁达睁着眼道：“相公钧旨吩咐洒家，谁敢问他？”郑屠道：“是。合用的东西，小人切便了。”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，也细细的切做臊子，把荷叶来包了。整弄了一早辰，却得饭罢时候。

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？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。

郑屠道：“着人与提辖拿了，送将府里去。”鲁达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，不要见些肉在上面。”郑屠笑道：“却不是特地来消遣^②我？”鲁达听罢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，睁眼看着郑屠说道：“洒家特的要消遣你！”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，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。郑屠大怒，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，心头那一把无名业火，焰腾腾的按纳不住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下来。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。

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，那个敢向前来劝？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，

① 臊子：碎肉丁、肉末。

② 消遣：戏弄、捉弄。

和那店小二也惊的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,左手便来要揪鲁达,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,赶将入去,望小腹上只一脚,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,踏住胸脯,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,看着这郑屠道:“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,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,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,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,狗一般的人,也叫做镇关西?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!”扑的只一拳,正打在鼻子上,打得鲜血迸流,鼻子歪在半边,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,咸的、酸的、辣的,一发都滚出来。郑屠挣不起来,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,口里只叫:“打得好!”鲁达骂道:“直娘贼,还敢应口!”提起拳头来,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,打得眼棱缝裂,乌珠迸出,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,红的、黑的、绛的,都绽将出来。

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,谁敢向前来劝?

郑屠当不过讨饶。鲁达喝道:“咄!你是个破落户,若是和俺硬到底,洒家倒饶了你;你如何对俺讨饶,洒家却不饶你!”又只一拳,太阳上正着,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,磬儿、钹儿、铙儿一齐响。鲁达看时,只见郑屠挺在地下,口里只有出的气,没了人的气,动弹不得。鲁提辖假意道:“你这厮诈死,洒家再打。”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。

鲁达寻思道:“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,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。洒家须吃官司,又没人送饭,不如及早撒开。”拔步便走,回头指着郑屠尸道:“你诈死!洒家和你慢慢理会!”一头骂,一头大踏步去了。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,谁敢向前来拦他?鲁提辖回到下处,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、细软银两,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,提了一条齐眉短棒,奔出南门,一道烟走了。

且说郑屠家中众人,救了半日不活,呜呼死了。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。正直府尹升厅,接了状子,看罢道:“鲁达系是经略府提辖。”不敢擅自径来捕捉凶身。府尹随即上轿,来到经略府前,下了轿子,把门军士人去报知。经略听得,教请到厅上。与府尹施礼罢,经略问道:“何来?”府尹禀道:“好教相公得知:府中提辖鲁达,无故用拳打死市上郑屠。不曾禀过相公,不敢擅自捉拿凶身。”经略听说,吃了一惊,寻思道:“这鲁达虽好武艺,只是性格粗卤。今番做出人命事,俺如何护得短?须教他推问使得。”经略回府尹道:“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军官,为因俺这里无

人帮护，拨他来做提辖。既然犯了人命罪过，你可拿他依法度取问。如若供招明白，拟罪已定，也须教我父亲知道，方可断决。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，却不好看。”府尹禀道：“下官问了情由，合行申禀老经略相公知道，方敢断遣。”府尹辞了经略相公，出到府前上了轿。回到州衙里，升厅坐下，便唤当日缉捕使臣押下文书，捉拿犯人鲁达。

当时王观察领了公文，将带二十来个做公的人，径到鲁提辖下处。只见房主人道：“却才花了些包裹，提了短棒出去了。小人只道奉着差使，又不敢问他。”王观察听了，教打开他房门看时，只有些旧衣旧裳和些被卧在里面。王观察就带了房主人，东西四下里去跟寻，州南走到州北，捉拿不见。王观察又捉了两家邻舍并房主人，同到州衙厅上，回话道：“鲁提辖惧罪在逃，不知去向，只拿得房主人并邻舍在此。”府尹见说，且教监下。一面教拘集郑屠家邻佑人等，点了件作行人^①，着仰本地坊官人并坊厢里正，再三检验已了。郑屠家自备棺木盛殓，寄在寺院。一面叠成文案，一壁差人杖限^②缉捕凶身。原告人保领回家，邻佑杖断^③，有失救应。房主人并下处邻舍止得个不应。鲁达在逃，行开个海捕文书，各处追捉；出赏钱一千贯，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，画了他的模样。到处张挂。一千人等疏放听候。郑屠家亲人自去做孝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，东逃西奔，却似：

失群的孤雁，趁月明独自贴天飞；漏网的活鱼，乘水势翻身冲浪跃。不分远近，岂顾高低？心慌撞倒路行人，脚快有如临阵马。

这鲁提辖忙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行过了几处州府。正是：逃生不避路，到处便为家。自古有几般：饥不择食，寒不择衣，慌不择路，贫不择妻。鲁达心慌抢路，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。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，在路却走到代州雁门县。入得城来，见这市井闹热，人烟辏集，车马奔驰，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，诸物行货^④都有，端的整齐，虽然是个县治，胜如州府。

鲁提辖正行之间，不觉见一簇人众，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。但见：

① 件作行人：古时以验尸为职业的人。

② 杖限：官府限期属员完成差命，到时查验，如未完成则处以杖打惩罚。又称“杖比”。比，即查验；查验有周期，叫“比期”。

③ 杖断：以打一顿棍子作为结案判决。这是古时对轻罪犯人的一种处理。

④ 行货：商品，东西。

扶肩搭背，交颈并头，纷纷不辨贤愚，攘攘难分贵贱。张三蠢胖，不识字只把头摇；李四矮娃，看别人也将脚踏。白头老叟，尽将拐棒拄髭须；绿鬓书生，却把文房抄款目。行行总是萧何法，句句俱依律令行。

鲁达看见众人看榜，挨满在十字路口，也钻在丛里听时，鲁达却不识字，只听得众人读道：“代州雁门县，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核准渭州文字：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，即系经略府提辖。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，与犯人同罪；若有人捕获前来，或首告到官，支給赏钱一千贯文。”

鲁提辖正听到那里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张大哥，你如何在这里？”拦腰抱住，扯离了十字路口。不是这个人看见了，横拖倒拽将去，有分教：鲁提辖剃除头发，削去髭须，倒换过杀人姓名，薨恼杀诸佛罗汉。直教：

禅杖打开危险路，戒刀杀尽不平人。

毕竟扯住鲁提辖的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